

口碑史料厘定

赵兴彬

(泰山学院 历史系,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要]口碑史料是史料的四大类型之一。现代概念上的口碑史学在中国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史学界对口碑史料的认识相当模糊。为纠谬补苴,使口碑史料与其他类型的史料彻底区别开来,笔者主张把口碑史料定义为:由历史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仅供自己使用的口耳相传的史料。它应包括口述回忆、口头传说和专用口语三部分。

[关键词]口碑史料 口述回忆 口头传说 专用口语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4)02-0069-06

史料是过去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是历史认识的中介。兰克学派、实证主义史学视其为“梦中情人”、美丽的“白雪公主”,其痴迷程度甚至不亚于皮格马利翁。他们把史料这个“西湖”,比作历史原貌那位“西子”,梦寐以求,以为只要采用了“科学的考证方法”,“西湖”就会变成“西子”。然而,兰克学派的痴情及其科学的方法,却遭到了惯于喜新厌旧的相对主义学派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嘲弄。

相对主义学派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否认史料是客观历史本身,认为它是历史主体或史料制作者主观意志的产物。对此,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事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①譬如档案,在兰克学派那里被认为是最少掺杂个人意志、最忠实于历史本身的史料,因而运用原始档案进行的历

史研究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研究。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却剖析了档案的形成过程:事件(活动)发生——当事人(或有关人)立即或事后记录——记录稿经过不同的人或机构修改——定稿——再修改——分类、封存——档案部门整理——对公众开放^②。每一环节都是由人操作的,都会在有意无意中把个人或机构的主观意念掺入其中。

但即使相对主义者也无法完全否定它的客观性,贝克尔就公开说过:“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得这种相应尽量确切;……”^③可见,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和历史认识中的中介作用是根本无法撼动和抹杀的。

学术界研究史料的论著不胜其数,但都没

[收稿日期] 2003-10-19

①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③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9页。

有对史料的基本特征给出令人满意的系统性概括。笔者从“史学学”的角度,尝试把史料的基本特征归结为三个互为联系的方面:整体上的庞杂性,局部上的有限性和内容上的部分真实性。

恰当地给史料分类是迅速、有效地搜集和利用史料的前提。因为史料的类型反映史料的分布规律,指示史料的搜寻线索。然而,学术界对史料的分类可谓五花八门,依据不同标准分成若干不同类别。有的以有无文字为标准,把史料分成“有文字的史料”和“无文字的史料”两类;有的以同一标准分为三类,有文字的史料、无文字的史料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史料;^①有的以载体质料的不同,分为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两类;有的以同一标准分为文字记录、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和口碑三类;有的按是否具有原始性,分为原料、次料(或第一手资料、第二手资料);还有人主张根据史料的社会属性分类,具体分成8种:文献,档案,报刊,回忆录,前人著述,声像资料,遗址,遗迹与器物,口碑资料与乡例民俗。^②笔者认为,这些分类当然有许多合理的可借鉴之处,但它们也有不少缺陷,如,过于笼统,概念不够精炼;分类不完全,反映不出新的史料形式(音像、光盘等)。为消除这些缺陷,弥补不足,笔者主张,应以信息载体质料的不同及其发展趋向作为分类标准,把所有史料分为四大类,即文献、实物、口碑、声像。

文献史料是指主要以文字符号为信息载体和传递方式的史料,如各种史书、学术专著、论文、调查报告、档案、书目、索引、文摘、专题述评、动态综述、进展报告、词典、百科全书、年鉴、手册、《道藏》、《佛藏》、类书、方志、报刊、信函、账簿、日记、笔记、回忆录、族规、乡约、婚书、地契、传单等等。实物史料是指过去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不含文字或含微量文字的实物,亦即过去人类活动的遗存,主要包括遗迹和遗物两部分。声像史料是指运用现代信息科学的先进技术和手段对新旧史料加以记录、保存、复制、传播、检索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史料类型,包括录音带、录像带、电视定格画面、电影拷贝、各类图片、缩微胶卷、各类电脑机读材料(光盘、软盘等),以及网络信息等等。

口碑史料也不陌生,过去曾被史学家较多地使用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利用了不少口碑史料作为撰写历史的依据;中世纪的一些史学家也有类似情况。在中国古代,传说时期的全部历史在现代考古资料发现以前,基本都是根据口碑史料写成的,如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诗经》之《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孔子编《春秋》采用了“所闻”的口碑;《左传》的主要史实,最初也经过了相当长时期鲁瞽史的口诵流传阶段;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在亲自调查访问后运用了口碑史料,如著名的韩信少时受胯下之辱的故事等。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兰克学派和实证主义史学对文献史料的崇拜,口碑史料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但是,随着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口碑史料重新引起了史学家的重视,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一个新的历史学流派——口碑史学(或称口述史学)。

1938年,美国内战史专家阿兰·内文斯出版《通往历史之路》,被视为现代口碑史学的筚路蓝缕者。40年代,美国建立哥伦比亚大学口碑史学教研室和森林史协会;60年代,美国口碑史学大发展,^③开始由美国扩大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和非洲,并日益引起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在亚非拉美等地建立了口头传说研究中心,1982年在巴黎召开保护口头传说专家会议,号召抢救少数民族、部落和农民中行将消失的传统文化。在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也专门讨论过口碑史学问题。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其定义是:以非物态的口头、行为、心意等方式为主流传的,反映一个地区民众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具有深厚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2001年11月,宣布了首批19个项目的《人类口头遗产

①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93页。

② 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

③ 孟庆顺:《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这对于口碑史料的抢救和保护,无疑又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零零碎碎地介绍西方民主国家的口碑史学理论与方法,有些学者也做了初步的实践。对此,钟少华和杨祥银先生分别在《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两文中,作过不同程度的总结。^①但总的来看,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理想,表现为:一方面,虽说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周恩来的倡导下陆续写出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文史资料选辑》,且各地类似的《革命回忆录》也堆积如山,但这些东西严格来说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口碑史料,更谈不上口碑史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像杨祥银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所介绍的那种西方学者的力作。^②比如在笔者所读到的众多革命家回忆录中,当涉及林彪的历史功绩时,只有《聂荣臻回忆录》敢于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其他人的,则要么为了显示其“坚定的政治立场”而故意歪曲,要么“环顾左右而言他”。另一方面,中国在口碑史学的理论研究上显得更加薄弱。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就已很少见到这方面的理论文章,以致目前连一些基本的学术概念都没有弄清。再者,国内还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无法对史学工作者开展正规的培训,而口碑史学自身强烈的操作性特点又恰恰非常需要这种培训。所以,一句话,现代概念上的口碑史学在中国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中国史学界对口碑史料的认识亦相当模糊。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由于口碑史料的最终存在形式是文字记录或录音、录像,所以不主张把口碑史料单独列为一种史料类型,而是主张将其分别归之于文献和声像。另一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口碑史学派,都对口碑史料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都没有明确提出与文献、声像史料相区别的标准,以致人们不得不把口碑史料与其他类型的史料最终混在一起。

笔者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恰当的。前者不利于突出口碑史料的独特地位和它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不符合现代西方口碑史学蓬勃发展的大趋势要求;后者则使口碑史料的自立性找不到理论基点。为了纠前者之谬、补

后者之苴,笔者认为,不妨给口碑史料下这样一个定义:所谓口碑史料,是指由历史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仅供自己使用的口耳相传的史料。这就使口碑史料与其他类型的史料彻底区别开来。理由是:

其一、从来源上看,口碑史料虽然来自口耳相传,但如果不是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而是他人采集来或是其他间接渠道得来的,则不能算作口碑史料。因为凡经过中间转手或转口的口传史料,都不一定与口述人的原话、原意相符,仍需要历史研究者进一步核实后才能使用,与其如此,毋宁将这些间接的口传史料排除在口碑史料之外更加明快、简洁、合理一些。

其二、从用途上看,历史研究者采访口传史料的目的,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为抢救史料,经采访加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整理、编辑,以供别人研究使用;二是研究者为了解决或回答自己研究课题中的历史问题去采集口传史料。只有后者才能称得上是口碑史料。因为惟有后者,才更具有针对性,更能敏锐地发现口传史料中所包含的大量有意义的信息。如果历史研究者不是带着问题去采访,表面上看,所采访到的史料可能显得比较客观一些,但也极有可能得不到任何意外收获。因为在采访过程中,被采访人的眼神、动作、表情、状态等在某些细节陈述时转瞬即逝的表现,可能暗示着某种重要的信息,亦即所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时只有带着问题去采访的人,才可能有那种问题的敏感性,进而得到更多的信息。尤其重要的是,那些为自己的研究所需而采集口碑史料的史学家,有着更大的计划性和自觉性。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论:“在访谈之前,史学家们往往要事先拟定出较为详尽的计划,以确保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般来说,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完整和越全面。……如果访谈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访谈的范围,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

① 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杨祥银:《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介绍几本英文口述史学读本》,《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①此外,采访者还需要掌握心理学、社会调查方法、录音、录像、摄影等专门技术。

其三、从最终保存和传播方式上看,口碑史料仍需要借用文字记录或录音、录像、摄影、绘图等音像方式、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取消口碑史料的独立性。在历史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口传史料中,凡是供自己研究课题使用的那一部分,无论它是以文字记录下来的,还是以音像方法保存、传播的,都应毫无例外地属于口碑史料;凡是没有供自己使用而是保存起来留作他人所用的那一部分都不算口碑史料,都应相应地归入文献史料或声像史料。凡是使用他人采访来的口传史料,一律不能算口碑史料。

这样看来,有人把口碑史料划分成口传史料、录音史料、回忆录史料、访问记史料、专用口语史料的做法,^②就显得过于混乱和芜杂了。而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在《追踪历史》一书中把口碑史料分为“口述回忆”和“口头传说”两类,^③又似乎显得简单了一些。笔者倾向于把口碑史料划分成三类:口述回忆,口头传说,专用口语。

口述回忆是由史学家从历史研究的需要出发,对某些历史过程的当事人、见证人进行采访而获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它利用社会调查(如问卷法)和采访的方法,主要在政治史、日常生活史和文字未普及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应用。研究古代的政治人物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可以因他有足够的公私信函等文献资料供利用而不必使用口述回忆,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这类人物可能主要以电话、手机作为联系手段,一些重要的交往内容因之失去纪录,当史学家撰写这类人物的传记时,就不能不从这些人物的健在朋友、同事中收集口述回忆。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其琐碎的日常生活,鲜有人为其做文字记录,史学家若要写他们普通而又富有内涵的日常生活史,也只有依靠口述回忆。至于在一些文字尚未普及的落后地区,由于记忆和口传代替着文字的功能,口述回忆则更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当然,口述回忆也有严重缺陷,譬如在采访中,交谈双方常常是互相影响的,被访问者必然不同程度地受

到访问者的意图、社会地位、调查主题与范围的限制;以及受到访问现场的气氛和当时的政治风向、社会环境的影响。即使访问者不参与访问内容本身,那么被访问者个人的回忆也会受到自己在事后某些经历的影响,从而超出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如:受到事后宣传媒介的影响而使回忆变得不纯;受到怀旧情绪的影响而使回忆带有感情色彩等等。尤其重要的是,历史过程并不是个人经历的总和,个人的口述回忆不能直接显示制约个人活动的规律性东西。这些都决定着史学家在运用口述回忆时,必须倍加小心。也就是说,史学家应该对口述回忆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和评价,需要运用考证文献史料的方法来处理口述回忆,并把它与其他类型的史料相互参证,不能仅凭口述回忆表面的说法。

不过,约翰·托什说:“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相互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个人的历史观念体现于对直接经历的选择与对自己所处社会制度性质的看法。”^④这与王明柯先生的说法不谋而合:“因此当代人‘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它们透露‘当代’社会人群的认同体系与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透过人们的口述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由各种边缘的、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中,了解我们所相信的‘历史’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⑤他还进一步比喻说:“在一个夏夜的荷塘里,无数的、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争着诉说:‘我存在’。不久我们的注意力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较宏亮的、较规律的蛙声。除此之外,似乎一切都归于

① 杨雁斌:《浅论口述学的发展与特点》,《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② 荣维木:《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③ 雍恢译、罗凤礼校:《口述的历史》,《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

④ 雍恢译、罗凤礼校:《口述的历史》,《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

⑤ 王明柯:《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宁静。这宏亮规律的蛙声,便是我们所相信的‘典范历史’。其余被忽略的蛙声便是‘边缘历史’。我认为真实的历史,不应只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①所以在这里,口述回忆可以让人感触到那“被忽略的蛙声”是何以被忽略与怎样被忽略的,进而找到“青蛙合鸣”的旋律到底是什么。

口头传说是指通过口头语言流传了若干代的那些对以往人物、事件的叙述与描绘。它大致履行着两种社会功能:一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去传播信仰和价值观念等等,从而成为某种文化之内的因素,如图腾崇拜、尊老爱幼等。二是证明当时通行的某种特定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如“黄帝战蚩尤”,以及商祖契、周祖弃、汉高祖刘邦的母亲们“感天而生子”的传说。口头传说的历史研究价值在于:首先,传说包含的象征意义,能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许多文化因素,特别是在研究某些民族的起源问题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次,传说作为一种常规的史料仍有利用价值,因为它对社会的反映更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实际情况,这种时间的差距对洞察当时人的某些社会背景具有启示意义;再次,传说尽管屡次经过了加工润色,但过去的一些基本事实还是有所保留的,如服饰与武器、生活用具与名物,以及一些故事所提及的著名人物的业绩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等,这都能使我们窥见一点历史的真迹。

然而,口头传说除与口述回忆具有同样的不足之外,由于传说都是经过反复叙述才流传下来的,而它的社会作用也比个人回忆重要得多,这使它有着更大的缺点。正像说书人那样,因听众情绪的不同而每一次讲演所用词句和内

容都会有所改变,传说能够保存和流传下来,主要不是因为叙述者,而是听众,这必然使许多传说在经过几代之后改变了原样,或者故意略去那些看来不合时宜的细节;或者精心发挥那些夸张的或象征性的成分等等。另外,口头传说的变化过程也还会无限地延续下去。因此,口头传说不能像第一手资料那样传达原始的语言与形象,在历史研究中把它看作第二、三手材料是比较合理的。

专用口语是指在一定时代的人们生活中流传过的、有特定含义的口头用语。如黑社会暗语、妓院鸨言、帮会切口、性隐语、社团传规、民间顺口溜,以及美眉、帅呆、酷毙、猛男等新新人类及网络用语,还有“烦着呢”、“千万别理我”等文化衫用语……不一而足。它们都代表着一定的时代内涵或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在历史学从研究“上层社会”转向研究“下层民众”的大趋势下,这些专用口语史料是不可或缺的。

无论怎样,口碑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它能够补充文献史料的缺失,特别是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的社会和有文字记载的现代社会中不作文字记录的那些人和事;它具有生动直观性,被誉为“会说话的材料”、“昔日的呼声”;它对于研究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史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它还可以促使历史学家走出书斋,到研究对象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训练搜集资料的多种技能。(英文目录转75页)

①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三、重视前人对相关史著的评价成果

作者在对谈迁《国榷》的研究中就贯串着这一特色。作者认为“谈迁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迹时,多发表评论,还经常引用各家的评论。”(第68页)接着列出了自己统计出的全部人名,共有王世贞、朱国祯等计84人。这个名单和数字的得来,显然都是作者精心研读的结果。作者的这一叙述方法告诉我们如下的问题:一是谈迁本人在史著中是注意吸收别人的评论观点的,这是其著作的一大特点,二是罗列出如此众多的论者姓名并注意他们的观点,就涉及到了中国历史评论史。这种写法增加了这本断代史学史专著的信息量。作者注意吸收历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对之作出自己的评判,这是站在一定高度对既往研究史的一种梳理。如在论述崔述《考信录》时,特立一目“对崔述的评价”。作者历数了学者们对崔述的评价,被提及和征引到的有梁启超、胡适、顾颉刚、仓修良、陶懋炳等现当代学者,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第132—134页),勾勒出了崔述研究的大致线索。作者还注重对历史旧案的观照,如历史上长期有一种说法,认为王鸿绪的《明史稿》剽窃了万斯同《明史稿》的成果,作者指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第114页)。接着就举出了三位当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予以评述,区分了两位史学家各自的修史贡献。充分尊重和吸收现当代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良好的学风。

(上接第73页)

A Definition of a Spoken Materials of History

Zhao Xingbin

[**Abstract**] Historical data of public opinion is one of the four main types of historical data. Since the modern science of Oral Historiograph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the knowledge of historical data of public opinion is fairly vague in history field. To put this right, and to differ thoroughly historical data of public opinion from other types of historical data, the author defines historical data of public opinion as follows: orally passing-on historical data from personal interview of historical researchers and merely for personal use, including oral account and recall, oral tradition and spoken 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

[**Key words**] Historical data of public opinion; Oral account and recall; oral tradition; spoken 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